

总第二十二辑

明日教育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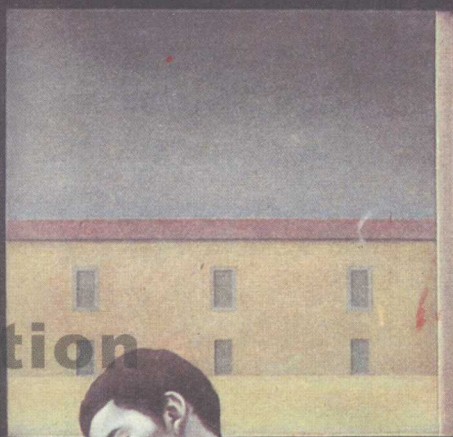
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

我们从这里祈想明日——生命化的教育

Forum

生命化教育冲击波

Education



11 22
D00151023

福建教育出版社

致老师的一封信

二月河

老师：

您好！

自六岁起我就从家里走近您的身边，离开您的时候我已是青年，其间总有几十位老师为我“传道、授业、解惑”。现在，我是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家”了，你们那一双双焦灼、期待、喜悦，有时有点憎恶的目光，还总在我的脑海里闪过。

但我这封信不想说一些你们已经听腻了的恭维话。相反的，我是想……怎么说呢？严酷一点，是要刺一下您。您的血和我的血都是一样的颜色，我想证明这一点。假若因为我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使您觉得我对您的感情有所伤害，那绝非我的本意，“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家有诤子不败其家”，我相信有“诤生”然后才能师道昌明。

您总是蹙额沉思，总是执鞭踟躇。黑板前的他或她，都是那样的文质彬彬，或潇洒徐步于课堂，或频频垂教于课桌，时而傲然扫视着教室里的一切。是的，您是这里的皇帝，其实在学生心目中，您的话有时比诏书还要具有权威性。我知道，您的清苦使您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干净的人。您的知识又常使您觉得您的富有，而您在点燃自己时是否有恩赐别人光明的骄傲，我就知道了。但我自入学到离校，始终都觉得是在仰视您。在小学，如同僧侣注目佛院；在中学，又似基督徒面对上帝。但在写这封信时，暂时平视一下，像正常朋友那样，可否？

“作家”这个词儿听来蛮气派，也许正为此，我的许多同窗现在见面，都说我“当年”怎么刻苦，怎么肯读书。您为什么不言语？因为您知道，我曾是您心中的废物，您用尽了文明人的刻薄话来伤害我，那时您总是谆谆复恳恳地教诲，读书上学即是最幸福的事。反之，我认为上学乃是人生一大难受。

诚实地说，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挖过煤，盖过房，修过河堤，打过坑道，从军十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也算尝过人世艰辛的。但“上学苦”这点想头却从未动摇过。过去人们说“十年寒窗”，既然“寒”，大约就是不暖和的意思吧！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偏要把虚假的“快乐”感硬塞给学生？

逃学才快乐。

逃学真妙不可言，算得人生一大幸福！我居然想，一个人要乖乖地从小学升到大学，毕业以来，居然不曾有过逃学史，那简直可以说是无可挽回的遗憾与悲哀——早晨吃完了饭，背起书包堂而皇之地去“上学”。行至中途，你像兔子一样隐到一个旮旯里，待同学们都不见了，走出来，然后到卖花生的老头儿那儿花一百元（旧币，相当于现在一分钱），买一把炒得发黑的花生；你站在溢着香气的肉铺门口卖一会儿呆，和“逃友”打雪仗，到土坡上摘酸枣，进庙里偷老和尚的梨……痛痛快快地吃，钻天入地地玩。待到那传得很远、悠扬而又沉重的放学钟响，怅怅地背起书包，随众入俗下学“还家”了——想想吧，一个混沌未凿的顽童，天不拘兮地不束，独往而独来，想吃桑葚便爬树，去溪边摘野草莓，到塘里摸螃蟹，捉了金牛儿——用线缚起，让它们嗡嗡叫着绕着脑袋飞，或者撒尿浇出屎壳螂用火烧了吃……用紧张、兴奋、快乐得忘乎所以的和惧怕暴露的愚蠢的天真、率性的淋漓酣畅都交织在一颗并不邪恶的童心里，仅此已够已过中年的人回味无穷了。

但您压迫这快乐。唉……您不喜欢的就是坏的！

您喜欢聪明的神童，恭顺而温良，好学且“懂事”，即使是天真，也有您的规范与雷池，必须是“文明”的天真。老师，我真难讨您的欢心。现在我们文明富有，连儿童的游戏都毫无阳刚之气，充满了女人味。丢手帕、跳皮筋、击鼓传花、诗朗诵、弹琴、跳集体舞……一、二、三、四，啊——唱！于是一班蝴蝶样的小天使，在伊甸园般的校园，在鲜花丛中唱出了极为合乎语法、却永远也记不住的那些作家创作出的“儿歌”。而您，站在一边便欣慰了。但那种孩子王一声令下，野马一样追逐、翻滚着、打斗着“消灭白匪”、“捉特务”的场面您见过吗？这种培育阳刚之气的文明，能有几个老师垂青赐爱地给予过孩子呢？

还有，您喜欢打小报告的学生么？我的老师里很有几个爱来这一手，用一批学生监督另一批，用“听话的”好学生压制“调皮的”。从小就让他们灌

注了高人一等的心思，“明白”依附于威权的人，可以摆弄和欺负另一些人的意识。我始终弄不明白，这些连天真儿童都觉得厌恶的行为，您怎么就乐此不疲地经营？

老师，我半点也不怀疑您的用心，知道您耗尽心血地想教好学生。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喜欢临摹而不喜欢创造；爱“范性”而不爱“弹性”，愉心温柔的灯光而讨厌野性的篝火。您对好坏的标准就是听话与否和分数的高低，不太枯燥了点？您能不能更豁达、清新、宽容一点呢？

敬颂

教祺

永远是您忠实的学生：二月河

【作者简介】二月河，历史小说家



巴尔蒂斯：《玩牌者》 1952年 布面油画 64×80厘米（画家供稿）



一种关注

二月河 1 致老师的一封信

视点聚焦·教育之声

话题：“生命化教育”冲击波

刘铁芳 8 期待一种给生命以温情陪伴的教育

孙秀昌 11 教育：“生命化”与“化生命”

江海波 17 教育的独立价值与人的全面发展

张清平 19 用什么保卫消逝的童年

——从《童年的消逝》看生命化教育

郑章钦 23 为生命奠基——我眼中的“生命化教育”

许丽芬 27 写给“生命化教育”

黄瑞夷 30 生命化教育在乡村学校的可能

余 日 38 校长们

人与事

戴燕燕 42 说吧，记忆

游 刃 51 中间的生涯

报道与争鸣

刘 伟 57 统编教材：扼杀学生灵性的利刃

郑国钦 66 走进爱情与婚姻文学的中学生

——来自高中生的调查报告

鲁 亢 71 2004 年学校还缺什么？

课程研究

余文森 张文质 肖 川 76 对话：生命化的教学设计

张天补 87 日记课——关注孩子心灵成长的轨迹

学人论坛

余 杰 92 厕所：文明隐秘的世界

党国英 102 与狂徒交易

域外观察

- 周航 105 繁忙的教授们〔外一篇〕
陈延周 111 英国家长择校制的利弊及对我们的启示
苏珊娜·斯莫利(美国) 115 用电脑 = 学习好?

后随笔时代

- 安德拉德(葡萄牙) 116 东方札记
陈语 123 搬一些外国的东西给女儿
斯平等 128 大楼里的鱼(诗)
宋琳 129 散步, 游憩, 阅读〔外一篇〕

品书与观碟

- 叶匡政 132 中间代: 不是新一轮的诗歌运动
杜十八 136 关于玉玉的一切, 或女教师小词典

特辑: 爱书人的痴言梦语

- 林语堂 143 读书的艺术
梁实秋 149 书房
翁贝托·艾柯(意大利) 151 为你的藏书辩护
克利福顿·法迪曼(美国) 154 枕边书

编后记



《明日教育论坛》编委会

- 名誉主任: 顾明远 叶澜 朱永新 黄汉生
主任: 阙国虬
副主任: 余文森 康长运 黄旭
编委: 王永 田慧生 叶澜 朱永新 李镇西
肖川 余文森 杨青楚 张家全 张文质
郑金洲 顾明远 康长运 黄汉生 黄旭
焦晓骏 鲁亢 阙国虬(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编: 黄旭

执行主编: 张文质

《明日教育论坛》工作室

- 叶在贵 王广存 鲁亢 朱永通
题签: 顾明远
责任编辑: 王广存
特约编辑: 鲁亢
美术编辑: 赵艺

青少年品德教育需要治本

据新华社的调查,在中国约20%的中小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或行为问题,青少年犯罪案件也急剧上升。目前中国约有3.67亿18岁以下未成年人,去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达7万人。有关专家认为,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进行内容相同的品德教育,否则,孩子会感到困惑。品德教育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二是方法。如果只谈方法,不谈内容,品德教育也会流于形式。因此,社会各界应该达成共识:什么是良好品德教育的方法和内容。孔子很早就提倡六种美德:智慧、勇气、爱、公正、自我节制及崇高真善美。现在这些思想已成为世界推崇的道德文化资源。政府、学校、社会要共同考虑该怎么做,再加上科学的教育方法,才能治标又治本。

英语教育制度遭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太原理工大学校长谢克昌说,在中国大学里,汉语的阅读和写作,在众多现代科技文化必修课程的冲击和挤压下严重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反,同为语言工具的英语却在课程表里不断地膨胀。英语教育的显赫地位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分布严重失衡。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朱鲁子在《走火入魔的英语》一书中说:“我觉得在技术层面上,与汉语相比,英语没有什么优越性可言……”他认为,英语能在中国大行其道,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很多人丧失了对祖国文化的自信。要改革英语教育制度,必须摒弃我们目前以“造人才”为宗旨的工具性教育理念,而代之以“造人”为宗旨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处女膜无法承受之重

中央财经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几位女大学生发起了“拒绝婚前性行为,净化校园风气”的网上签名活动,并希望政府支持她们成立一个公益组织“中华青春无瑕女大学生互助协会”。有写手认为,“拒绝婚前性行为”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美德”,就让那些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无地自容,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民族和国家的事情,薄薄的处女膜上升成一种道德载体,性爱沉重起来了。当女性与男友温存时,“突然你满面潮红地爬了起来,……诚恳地对他说:‘有感母体孕物之伟大,家庭和谐之可贵!我自愿声援青春无瑕签名活动,并恪守以下承诺:珍视健康,远离伤害,在婚前不发生性行为;等待真爱,专注学业,倡导良好社会风气……’不知道这个时候是真爱重要还是处女膜重要。”

▲有研究材料表明，小学一二年级对学生将来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个年级中安排好的老师教学生“读”与“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专家建议在这段时间内一定要优秀教师任教。

——引自哥伦比亚教育专家的建议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要在一个被迫要唱《君之代》的环境中长大成人，这完全不符合宪法。

——日本数学教师竹山政孝反对政府要求学校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规定

▲现在的青少年躁动不安，是因为内心充满物欲。

——摘自网上言论

▲追求成功的高校都应该既注重教育又注重研究，用所有的资源吸引最好的学生、最好的教师，让研究者自由追求自己的兴趣，这些都是办学的关键。

——剑桥大学校长艾丽森·理查德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有时候邪恶总是以更“好”的借口和希望出现，但我们可以用沉默来回答，不必以另一种观点来回

应一种观点。

——德国电影大师沃克·施隆多夫

▲并不是说，人们眼下已经完全不读书了，而只是说，他们现在接受的确定暗示是——只读那些跟浅近目标相关的书（比如应付考试或晋级的书）就够了！照我看，不光是那些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就连只有“无用之用”的文史哲专业，眼下也主要是在这种狭隘动机下被攻读的。在这种动机下，阅读本身就再也不会带来快感，毋宁说更像马克思笔下的那种“异化劳动”过程。

——北大教授刘东

▲中学生对各种事物都会提出自己的思考，这些未必都成为他成人以后的思想，何况只有经过思考，才会变得成熟。

——一些教师提出应容忍学生在作文中的“奇思异想”，学生将想法写出来，并不产生什么现实危害性，不必因此就给低分

▲当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志愿者简单几笔在黑板上画出一串逼真的香蕉时，孩子们顿时发出兴奋的尖叫。

——在西部农村支教中出现的情景

期待一种给生命以温情陪伴的教育

■刘铁芳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当代教育的特征，那就是“忙”。在老师学生以及相关部分的忙忙碌碌之中，教育究竟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教育究竟给学生个体的生命存在带来了什么？教育是否开启了个体生命通向美好人生的智慧和温情？这实在是一个如烟如雾的谜题。幸好，还有那么一些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满足于花样翻新的教育口号，他们试图以沉默者的姿态切入教育问题的深层，他们要用理想和虔诚来接近教育中最神圣的主题：生命。生命化教育的提出，让人耳目一新。

生存、生活、生命是生命的三个层次，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生存即指活着，生活即指有质量地活着，生命则是指有价值有尊严地活着。其中，生存与生活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物质生产来解决，而生命的问题则需托付给教育。“润泽或点化生命”便成为了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最早提出“生命化教育”理论的是我国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克剑教授。1993年黄克剑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教育的三个境界即“授受知识、开启智慧、润泽或点化生命”。后来，张文质和肖川等教育学者丰富了生命化教育理论，他们和几十位有着丰富教育经验、深厚教育情感以及独特教育思想的中小学一线教师一起将生命化教育理论变成了现实的教育行动。

“生命化教育的核心是成全人，既要成全学生，也要成全教师，因此要研究个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发展。生命化教育是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对人差异的尊重、对人在教育中的困难的帮助和呵护……”生命化教育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学生的差异，始终相信人，相信生命的意义。生命化教育对于教师就是要让教师回到真实地对人的理解、期待和成全，就是要让他把自己直接关联到教育的理念上去，并从中获得一种尊严，这种尊严不需要靠权威获得，这是他的天职，是每个人自己赋予自己的。

仔细思量关于生命化教育课题的点点滴滴，我们发现生命化教育课题在理论旨趣上表现了一种深入、独到的教育哲学追寻。黄克剑老师指出的教育的三个境界即“授受知识、开启智慧、润泽或点化生命”是层层递升的，是对当代教育实践样式的一种突破。“授受知识”是教育最基本的职责，唐代韩愈就提出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也是教育的第一个境界，是历代教育都可以做到的。但知识是无限的，人的时间和精力却是有限的，我们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呢？生命化教育便提出了教育的第二个境界“开启智慧”，即我们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教会学生一些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选择，让知识更好的为我所用。第三个境界“润泽或点化生命”是站在生命的高度对教育的整体把握，长久以来被人们在教育中遗忘的人的尊严和价值在此找到了立足之地，给置身宇宙苍茫之中的个体心灵以温情的陪伴。“润泽或点化生命”是对教育的基础性和整体性的思考，表现出对一直以来我国教育实践中存在的技术主义倾向的超越。具体的用于指导教育行为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所有的教育问题都能通过某种特定的技术模式来解决，对技术的崇拜可能会使教育变得越来越肤浅。教育中越是基础的东西越不能转化成技术化的东西，只能转化成一种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育，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在现实中，我们对待教育问题先触及的往往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然后才是教育学的问题。黄克剑老师曾经指出：从根本上说，教育不应该是政治的侍从，教育和政治应该是相互服务的。生命化教育便从这一角度出发，力图使教育从关于人性的最基本的问题谈起，而避免抹上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说起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命运，大多数受过传统教育的学生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我们那些原本活泼可爱、充满幻想、富有激情的青少年的思想怎么会变得如此贫乏呢？在生命化教育实验学校泉州洛江区河市中心小学里，《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古老的课文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出现了。这次的教学没有被定位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的思想教育层面上，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开始谈起。童年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是一段多么美好的回忆，而卖火柴的小女孩却如此不幸。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选择了幻想，在幻想中得到幸福，是人性的真善美没有使小女孩走向另一个极端，去偷、去抢或放下自己

的尊严去乞讨。而路人对小女孩之死的冷漠便是人性中恻隐之心的丧失，是真善美的毁灭。前后对比，足以引发学生对人性中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在内容设计上，“生命化教育”课题研究采用教育理论专家与教育实践能手共同合作，具体的课堂教学指导与课后的畅谈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课题组有将近十所实验学校，这些学校的背景各不相同，甚至还包括了办学条件相当困难的农村学校。和一些只选择城市重点学校作为实验学校的教育改革相比，生命化教育的实践突出地显示了它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生命化教育就是个性化、个人化教育，它始终关注生命的差异，努力成全所有生命各自不同的发展目标，对所有的生命都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善意。因此，它使学生从抹杀个性、屈从于外在权威的生存状态中解脱出来，使学生自由地生活在自信、宽松、和谐、快乐的氛围中。在福州市台江区第三中心小学的二年级课堂上，当漂亮的沈凌夷老师对小朋友说“同学们好漂亮！”时，孩子们一边笑也一边不约而同地回答：“老师也很漂亮。”沈老师这一用意深刻却又轻松办到的小小举动给孩子们带来了自信和快乐，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被拉得很近。童心最纯洁和善良，生命化教育对每一个学生的关注、尊重、满足、善待和成全，换回的将是每一个学生美丽人生的开启。

生命化教育既要成全学生，也要成全老师。因此，生命化教育实验学校的目标之一就是学校确立“教师第一”的理念，尊重、信任、关爱每一位教师，为所有教师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切实提升教师生活质量，改善教师的生命状态。在生命化教育课题中教师的参与是非常积极和有效的。与其他教育实验与改革模式相比，教师不再是单方面的接受指导，简单地等待课题专家的指正，而是亲身参与到课题研究之中，把自身的教育感想融入到生命化教育中，同时又用生命化教育理念指正自己的教学。教师在其中的思考、实践、表达性参与本身就是教师生命的鲜活实践，就是生命化教育的重要内容。龙眼树下气氛热烈的研讨会，每一位实验教师自然真切的公开课，公开课后教师与专家平等真诚的交流沟通，教师用鲜活的语言文字道出的最真切的教育感悟……这一切都是教师在生命化教育课题研究中的成长。生命化教育提出“教育是慢的艺术”，生命化教育中的教师生活是优雅而从容的，他们慢慢感悟着生命，感悟着教育。他们的教育理念不是外在的权威所赋予的，而是

出于对人生的理解和对教育的切身性感悟，这样的理念不会轻易动摇。教师不会再有对上级政策和升学压力的惶恐不安，有的只是对生命个体的敬畏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意识。在这种真正发乎人心的理念中，教师的存在显明了一种为师的尊严与价值。

润泽或点化生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人类生活基本问题。也许，生命化教育课题所要传达的与其说是一种行动模式，不如说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一种对待生命、对待教育的态度。教育究竟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教育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去点化、润泽生命？面对每一个不同的、独具个性的生命存在，教育能在何种程度上点化、润泽生命？如何在共性之中发展并保护好个性化的生命？如何让学生生活得既轻松快乐又能承受起成长中的挫折，让生命的点化不只是阳光灿烂，也可能有惊涛拍岸？如何利用好现成的有限教育资源来给予每个学生的生命形式以足够的关注、尊重、满足、善待和成全？……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生命化教育要走的路也许还很长。

【作者简介】刘铁芳，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教育：“生命化”与“化生命”

■孙秀昌

孩子标识着人的原初状态，内蕴着人尚未被文明浸染过的无限可规定性。如果说人仍有着值得期许的未来，这在某种意义上便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仍保有那份圆润、素朴而向着未来无限生成的希望。未来在于孩子，希望寄予对孩子的教育，确乎不仅仅是挂在嘴边、写在纸上的一句空话。

人是教育的产物。人通过教育向着人之为人不断趋赴。“教育，说到底它的使命只在于对人的整体发展的一种成全，而人的整体发展提挈起来也可

以说是人在自己的对象世界和内在世界中赢得自由。^①”作为向着自由而理应重心自在、自贞自立的生命个体，无时不处在教育或受教育的境遇中，因而也不可能没有对教育的切身体验。我想，谈教育由此说起才显得更为亲切明证而不致落于干瘪的道理说教与纯粹的逻辑思辨。

我是农民的儿子。大地的贫瘠与富庶、宏阔与渊默从小便给我的生命涂上了一层素朴与凝重的底色，而生活的坚硬与本真也让我更早地品尝了人生的真味。为了生计，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母整日奔波，根本无力也无暇传授给我“知识”，但从他们棱角分明、肃穆虔敬的脸上，我发现了隐秘地铭刻其上的真理：敬畏公正无私的大地，不必介意是否收获了你的付出，尽管真诚地播撒你的汗水。父母正如那渊默的大地，以他们不诉言荃的身教为我的生命成长树立了界碑。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大自然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与师长。那潺潺流淌的小溪，翩翩飞舞的小鸟；那在冰封的水面下做着春梦的小鱼，从干裂的地缝里吐出绿意的小草；还有那暮色中的掏麻雀，飞雪时的打雪仗，星光下的听故事，放学后的捉迷藏……那时，我虽未曾像现在的孩子可以上幼儿园、看卡通片、打游戏机，但我充满梦幻色彩的童年是与自然亲和的，与浑全的生命统一的，至今我仍怀着一份感激自称是大自然的伙伴与学生。8岁时，我上了小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学生。那校舍是由一间破庙改造的，学校只有一位教员，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共20几个孩子。课是一起上的，当一个年级开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或趴在低矮的木板上写作业，或到屋后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上操着稚嫩而浓重的乡音“唱”课文。值得庆幸的是，虽已上了学，但课业并不多，书包也不重，更没有今天这些莫名其妙的特长班、补习班以及多如牛毛的竞赛、达标、考试。我依然依着自己的天性自由自在地成长着，继续亲近着自然与大地。尽管夏天老师为了禁止我们去河里洗澡而在每个孩子的肚皮上涂了墨迹，但我还是学会了凫水。儿童是自然之子，他们的天性是合于自然的。

13岁时，我考入距家40余里的一所寄宿制中学读书。离开了家，需独对生命、自我成全，这促使我逐渐生出了另一双内视的眼睛。如果说过去那双长在头上的眼睛是向外的，那么这双内视的精神之眼则是逼视我的内心世界的。正是在这期间，我开始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孤独意识，从而开始了痛苦而快乐的精神断奶历程。初二时，我开始写日记，并深深地迷上了那些饱

浸人间情思与冥想的文字。令我失望的是，这些气韵灵动的文字只是被老师当作没有生命的无机体任意肢解为碎片式的段落、句子、字词，而它本应有的那个荡人心魄的世界却在无情的析解中隐遁了，这或许也正是我至今仍固执地坚持真正的生命在“知识”之外的缘由。但毕竟一个生机盎然的新世界向我敞开了，它在课堂之外“诱惑”着我的心灵，这一夙缘终“唆使”我在高二文理分科时违背老师和家长的意愿毅然选择了文科，这是在关键时刻我对自己的人生所做的第一次自我谋划。1989年，我上了一所省属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终于圆了自己的文学梦。但我很快发现，中文系里并没有我所期冀的文学。我是缘于叩问灵魂、探问生命而期许于文学的，而多数老师在课堂上只是津津乐道于某些碎片化的知识讲授，个别的老师甚至仍在使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理论教材。巨大的失望使我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生活、转向内心，写下了若干篇今天看来虽已显幼稚但毕竟镌刻着我当时内心真迹的文字，那里满载了我生命成长的喜悦、困惑与期待。因此，我常想，一个学生，一个正向着无限的可能性生成中的生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祈向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躁动的灵魂得以自我贞立、自我督责、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支点。

我本来是适合做一名教师的。在我的心里，教师理应以呵护人的灵魂为志业。只有这样，才能在生命对生命的开启中，学生的生命潜质得以激发，老师的生命也从中得以升华。烛照他人者，首先自己要有光。我以为，从事教育的第一要义便在于此。大学毕业前，我到一所中学实习，教初一语文。我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全部化入对每一篇文章的理解中，首先以自己的生命打开原作者曾凝聚其中的那个天趣盈盈的有机世界，然后再饱蘸着生命的激情把这一活脱脱的世界通过课堂讲授展呈给学生。这时我发现，孩子们都睁着一双双明澈而渴望的眼睛入神地听着我听讲，时而报以会心的一笑，时而又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疑惑。在生命的互动和直扑真理的探询中，课堂成了生命流动于其中的澄明世界。尤其那几个已被学校和家长宣判为“无可救药”者的所谓“差生”，表现出了比其他学生更为强烈的领悟力和生命意识。在他们的作文里，我感觉到了那一颗颗鲜活跃动的幼小生命对于阳光的渴盼。他们不是在“作”文，而是在书写自己真切的生命。于是，我在思考所谓的“差生”问题。何为“差生”？他们就是渴求真生命、不满于知识化教育从而自我放逐或被放逐的现行教育体制的“异类”。从他们的身上，我反而看到了

面向未来教育的一丝光亮。我甚至偏激地认为，不是因为学生不好，而是缘于老师缺乏“生命在场”而最终堵塞了开启另一生命的通道。确实，当老师是良心活，需要生命尽可能大地化入其中。可当下的不少老师，要么视授课为智力的游戏，生命根本不在场；要么自己本来就没有崇高的理想，不可能做到“生命在场”。在教育方法上也简单甚至粗暴，把学生仅仅视为接受知识的机器，缺乏必要的生存与生存的交往和生命与生命的碰撞。我在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化教育，只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实践着自己对教育的理解。近两个月的朝夕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临别前，班上近一半的孩子冒着深秋的凉意前来为我送行。火车启动时，他们纯洁的眼眸里闪烁着泪花，一双双稚嫩的小手在瑟瑟的秋风里挥动，有几位男生（多是所谓的“差生”）沿着站台追出很远，很远，直到那一声声“孙老师，孙老师……”最终消失在火车冷漠的轰鸣中。被坚硬的现实挤压得几乎已不会流泪的我，终于再也忍耐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今天想来，与孩子们相处的那段时光仍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回忆。它让我深深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什么是教师真正的天职和尊严。“学博为师，德高为范”，这句写在我就读的那所师范大学校训石上的话，道出了“师之为范”的真正命意。老师之为“范本”，并不仅仅在于“学博”，而最终取决于“德高”。这里的“德高”，除开一般意义上的“师德”外，其更深层的意味便在于“生命的在场”。这种把“自己的生命同某种值得献身的事业融会在一起而生出任何外在力量都不可摇夺的神圣感”，是“人有时能够把自己交出去，把利害、生死置之度外”的“天职观念”，“是一种担待，一种承诺，一种对至上的事业追求的担待，一种自己对自己生命的份量的承诺。”^②

然而，大学毕业后我却未能当成教师，而是留校做了一名行政工作者。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巨大的精神危机：自己难以完全融入到这架社会机器中去。虽然我的工作环境很好，但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总有另外一个声音时时提醒着我：这不是你本有的生存！于是，我又一次独对自己的灵魂。这一次我把思考的焦点辐辏于“人”，试图在精神的历险与灵魂的拷问中寻求“人是什么”的答案。但越往深处挖掘，越发现这都是些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只有谜面，没有谜底。我也曾主张把职业与事业分开。职业体现人的社会属性，一个人在从事一门社会工作的过程中也可满足养家糊口的需要；而事业则是

自己倾其全部生命无怨无悔为之付出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因此而内心平静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一次陷入更深的困惑之中。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在纷纷追求物欲享受、满足即刻消费的时代氛围里，正贪婪地享受着感官快适与生活幸福的当代人，其灵魂深处似乎正日渐流失着某种最可珍贵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对于人成其为人又是不可或缺的，可我却无法确切地把握它。于是我萌发了继续求学的渴望，于2003年考取了人大中文系的博士生，师从黄克剑先生从事雅斯贝尔斯研究。在生命情调与学术趣求上，我们灵魂与灵魂的相遇是一段天缘。出于对单向度的知识化教育所带来的价值平面化的深切忧思，雅斯贝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何使教育的文化功能和对灵魂的铸造功能融合起来，成为人们对人的教育反思的本源所在。”^③黄克剑先生主张生命化的教育乃是“生命在场”的教育，教育者理应出自“天职观念”主动承担一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文悲情，由生命而学术，由学术而生命，在生命与学术的一体中自觉实践神圣的价值形而上学贯注其中的“范本教育”，并以内心所祈向的“最高的范本”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从“实然”趣向“应然”。在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甚至几欲发狂的当下，这些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似乎显得有些微弱，但正是有了这些听似微弱的声音，无时不在提示着人的教育尚有希望、人的灵魂尚可获救的另一种路径。

从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我深切地体验到，真正的生命化教育是一种自律的而非他律的教育，旨在引导受教育者按其自身的内在趣求向着极致圆满状态趋赴并最终成其为自身。雅斯贝尔斯在谈及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内在张力时认为，对于“负载真理”而“作为信任源泉的权威”，人应保持必要的敬畏。但即便如此，“每一个人在伟大人物面前，也应成为他自己。”^④黄克剑先生指出，“人这个‘艺术品’最终要靠自己成全自己、自己完成自己：我们当教师的人所要做的事主要不是按自己的意图或设想——哪怕是极有创意的意图或设想——去塑造学生，而是诱导学生从好的范本中获得启示，从而主动地自己塑造自己^⑤”。然周遭却时常传来令人惊悚的消息：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在家长、老师与整个社会的诱迫下被逐步规训为学习的驯服工具；一些在窒息的氛围里难以承受学习之重的孩子绝望地离家出走；缺乏生命润泽的现实教育处境导致校园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学生整体道德状况在滑落，总体精神性状在萎顿。纯粹知识化的教育仅仅是与现实合模的规训教育，旨在以实

用的技能训练维持社会机器运转所需的标准零件，而个体的有机生命在福柯意味上的“规训与惩罚”中被无情地肢解了。被抽空了生命之灵韵的个体徘徊于无地。当代教育的困境，也正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危机的一种表征。无法开启精神内向度的知识化教育使得当代人的心灵日益冰冷而坚硬，已难以容下一丝虚灵与柔软。然而，正是这一丝虚灵与柔软，曾成全过人的生命，润泽过人的灵魂，使人从生物意义上的人向着精神意味上的人不断超拔并最终赢取人成其为人之维度上的第二次创生。这种生命面向生命进行化育的生命化教育，是马丁·布伯意味上的“我与你”的关系，是雅斯贝尔斯所追求的生存与生存的交往，是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更进一步说，这是“闻道”在先的“先觉”者带着自身圆润的生命对作为学生的“后觉”者精神生命的开启。“教育若不偏落在生命之一隅或生命的重心之外而沦为种种狭隘功利的手段，它的全副精神便只在先觉觉后觉的那个‘觉’上。”^⑥由此看来，作为精神内向度上的“心灵之‘觉’”，所“觉”者决不是认知层面上的“知识”，更不是完全委落于对待性向度上的“机心”，而是人“本然而应然”的价值祈向上的“境界”，是对天趣盈盈的浑全的生命的提撕，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完善维度上的“至善”祈求。因而，“生命化”的教育既意味着“先觉”者对“后觉”者顺其天性自然的成全，同时“还在于从自然中引发出应然来以对受教育者做应然的导向。这种引申于自然的应然不悖于自然，却又是对局守于原初天性的那种自然的一种超出。”^⑦也正是在这层意味上，“先觉”者才能充任生命引渡的“范本”开启另一生命，烛照另一生命，化育另一生命，从而使“后觉者”在生命的澄明中向着他自身应有的性状不断地生成。

“谈教育，就是谈未来，对未来不能漠然无动于心的人总会寄希望于教育的。”^⑧为了人类尚可期许的未来，愿善待我们的孩子！

注释：

①张文质，《教育的价值向度与终极使命——访黄克剑先生》。载《教育评论》1993（5）

②⑤黄克剑，《天职观念与范本教育——2004年2月11日在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演讲》

③④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

⑥⑦⑧张文质，《回归生命化的教育——黄克剑先生访谈录》。载《明日教育论坛》2001（2）